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郁世昌　弟士熊　同校

莊公

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有二年

周莊王四年歲在著雍困敦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從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

也不使齊侯得與其吾爲讎也穀梁傳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禮記

案魯莊忘父之讎爲齊主昏事

案譏于外未有云譏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錫命之始

案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於義君過至

啖氏助云寵篡弒以瀆三綱故去天字以貶之謂孔子與

及天王朱子

書譏之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此遷邑之始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案於餘丘公穀皆以爲邾邑義同隱四年翬帥師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作郜

書姦也 左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穀梁傳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坊記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云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也餘義見前無駭帥師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公穀皆謂改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傳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語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坊記

案此條雖不為文姜言而男女之不可交爵于義最合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案穀梁云紀侯賢而齊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說得近正公羊謂賢齊襄之復讎去義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義見會禚後會防會穀俱同

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三傳皆謂納衛朔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穀作三月程子云善子突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公羊傳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作昔隕公作霣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公羊傳

案孔子之義在史文外公羊雖未得其傳而魯史之本名春秋可爲一證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註期共伐郕也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春治兵于廟禮也 左傳

子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仲尼燕居

案劉氏敞駁左氏以春治兵爲非時於廟爲非地不可云合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此圍國之始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左傳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坊記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周易

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兼之乃盡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衛人殺州吁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糾 左作納子糾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論語

齊小白入于齊

子曰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家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註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左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

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白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 家語

案此二條雖為管仲而[illegible]糾之不當有齊義亦可見

冬浚洙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此荆猾夏之始杜註以獻舞爲蔡季訛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

孔子曰審我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荀卿子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韓詩外傳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 周莊王十五 史不書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杜註全節守義以終婦道賢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左傳

義同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

義則衛人殺州吁而張氏洽以受奔得賂責陳持論亦正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此齊桓圖伯之始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論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穀皆美齊桓之信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左傳

案諸儒以元年單伯逆王姬皆謂單伯爲魯卿愚謂齊桓圖霸必假王命而後宋服當從左氏義見北杏之會第一條

秋七月荊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左傳

義見十年荊敗蔡師于莘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左傳

此鄭突修怨之師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義同北杏之會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周僖王崩史不書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瀸

秋鄭詹自齊逃來

案張氏洽云國亡逃齊之罪也失節辱國魯之罪也齊遡逃主魯之罪也罪魯及魯可也罪齊似未合義

冬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左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

案戎旣不能預備去乃追之與僖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酅義同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程子云因媵而往盟爲遂事

夫人姜氏如莒杜註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宋書大災者嘗往弔災也義見十一年宋大水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誤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春胥命于弭鄭伯虢公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惠王立二年避亂居鄭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莊王庶子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左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家氏鉉翁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篡立中以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義尚在臣子私謚不敢

加美名也於義差近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 家語

程子云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程說最近于義附錄家語之後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案高氏閌云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然葬之足矣又別諡曰文不復繫于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别立諡大失春秋之旨此條於義近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公子左傳作太子

夏五月 孫氏復曰五月之下有脫事爾義與夏五同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公羊傳

義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讙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穀梁傳

祭非無臣也不達于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案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家邑蕭之具官祭叔王之下大夫也故以具官爲非禮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公楹

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穀梁傳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器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穀梁傳

義同丹桓公楹

[illegible]皆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左傳

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illegible]

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家語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註羈蓋曹世子赤則曹僖公也

郭公

義同夏五宋孫氏覺汪氏克寬以公字爲亡字之訛趙氏匡蘇氏轍皆以爲闕文今從之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郊特牲

案此條謂魯救日之失禮也一日即朔日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今

伯姬歸于杞

用牲非禮也夫子微言之故曰不敬爾厥後魯人于二甲伐鼓于社愈失之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此內大夫出聘之始亦季氏專國始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論語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闕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

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

不失其罪者敘使然也 家語

此專殺大夫之始後義略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案胡傳云愛女之過而不節以禮春秋所禁也義見僖三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左傳

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杜註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左傳

義同單伯會伐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左傳

義同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此救鄭制楚之始）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左傳）

魯饑臧文仲言于嚴（漢諱莊）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卹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者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國語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公羊傳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家語

凡歲饑而興作者義傚此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 左傳

案吳氏澄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程子於城中丘以爲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斯得義之正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鄣 杜註紀附庸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左傳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

諸侯聞皆從之史記齊世家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說苑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義見城中丘後 于薛于秦皆同）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杜註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穀梁范註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范註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叔牙欲立慶父故季友酖之而立其後）

季友之除惡也于未形君子以為賢乎誅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春秋劉氏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 公穀作乙未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

案子般稱卒諱之也義見隱十一年公薨般稱名未沒喪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內大夫如齊之始

案穀梁謂慶父實奔而諱之杜註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皆不足據蓋閔公者哀姜娣叔姜之子慶父利其幼而立之以徐圖篡置劉氏說謂慶父如齊實告立君而非假其說是也至慶父之主兵擅權釀成篡弒廢立之禍義見上

年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狄伐邢 狄伐國始此

閔公 名啟方史記諱啟作開莊公子在位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
歲在上章涒灘元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譏見前齊人取子糾殺之第一條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案左氏云亂故是以譏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

季子來歸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左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周易

案王氏元杰釋此條引易蹇九三象辭於義差近

冬齊仲孫來 公穀以仲孫爲慶父說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左

孔子曰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註陽國名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左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同視 諸斯乎指其掌 論語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運

案禘僖公得禘非禮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可以補未

盟之　穀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左傳

義同隱十一年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左傳

義見後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冬齊高子來盟盟立僖公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詩序足補孔義之闕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崑山門人徐傳毓子山 經子常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周惠王十八年歲在元黓閹茂 元年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訛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作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左傳

[illegible]閔元年[illegible]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公羊傳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氏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 史記鄒陽傳

案齊桓之殺哀姜於義未得云過史記此條蓋即左氏已甚之說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

楚人伐鄭 杜註荆始改號曰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作犂 挐穀作䍐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左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論語

案趙氏鵬飛云敗莒有功季氏專輯之所兆歟其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左傳

案左氏美齊桓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亾義同元年城邢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晉見始此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
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
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楚附庸國

六月雨 杜註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

宋李氏廉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愚謂美僖公之[illegible][illegible]雨喜亦魯史舊文耳於聖人之義無涉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 涖公穀作莅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左傳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語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羊作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

齊侯許之齊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左傳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尚未能大合諸侯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絶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成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春秋繁露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

冬叔孫戴伯（叔牙子）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左傳）

（此叔孫氏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左傳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公羊傳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

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而嚮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之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洪範五行傳

紀伯姬來朝其子

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家語

夏公孫茲如牟杜註因聘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

作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 左傳

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春秋權衡

子云道有至有義有考王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表記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左傳

蔡楚滅國始此義見

齊人執陳轅濤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晉獻公殺桓莊之族事在莊公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

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義見前滅下陽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楚圍中國始此

諸侯遂救許救深云諸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杜註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轅濤塗怨申侯勸城其賜邑而譖諸鄭伯事在五年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左傳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論語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作寧母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梁書卒不書日闕文義見前陳侯鮑卒

公子友如齊 此內大夫聘齊之始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訛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義見吉禘於莊公左傳以夫人為哀姜按葬旣稱小君哀姜此不宜混稱夫人劉向以為成風是也范氏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持論甚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案吳氏澄曰惠王去冬有疾今冬十二月乃崩葢以左氏崩於七年閏月之說為妄也餘義見隱三年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耊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左傳

義同首止之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殤於義差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傳

義同前會

甲子晉侯詭諸卒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左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左傳

子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坊記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論語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春秋滅溫蘓子無信也蘓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

之王不救故滅燕子奔衛 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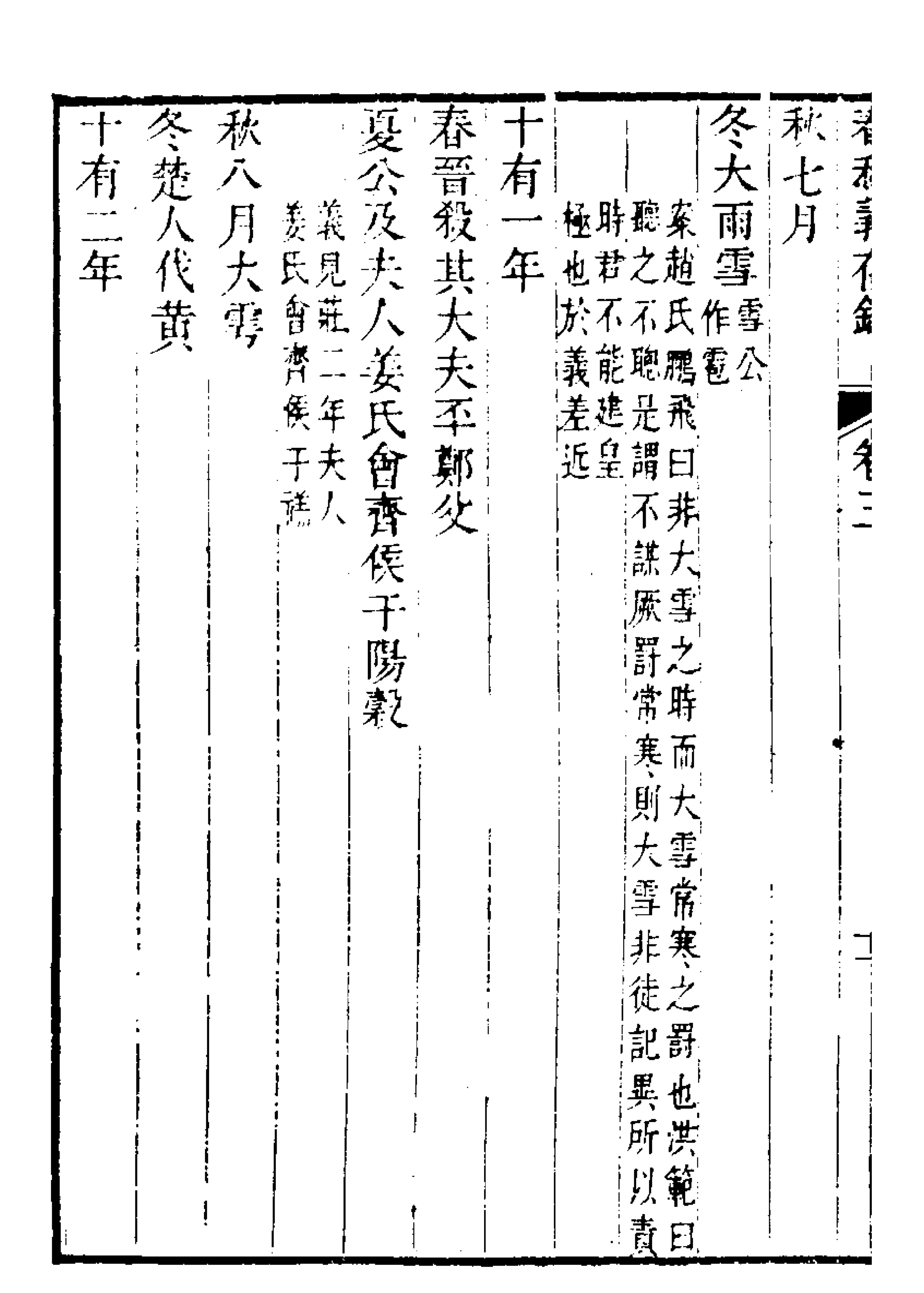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卓子杜註弒卓在前年以今春書從赴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左傳

秦宗子云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愚謂此亦據史文立論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案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徒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義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左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穀梁傳

孔子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 家語

案不書出奔者死於其位也後楚人滅江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左傳

義見救邢盟首止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左傳

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運

餘義見元年城邢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左傳

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左傳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之爵生烏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巨國家必祉帝辛喜不治國家亢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來朝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孽者天之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說苑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率 敖慶父子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左傳

穆伯孫敖之謚義 [illegible]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註厲楚與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即司空無駭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左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易象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見之始亦晉秦交兵之始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左傳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表記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霣鷁穀作鶂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

義見沙麓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註淮夷病鄫故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杜註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

杜註闕名

案左傳以爲魯滅公穀皆以爲齊滅蒙伐英氏之役也其說較長而義則無考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義同陽穀之會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左傳

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同玩）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

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荀卿子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以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孔叢子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杜註納孝公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左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

案趙氏鵬飛曰狄稱人便文爾穀梁以稱人為善救齊胡傳因之於義疏矣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襄圖伯始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訛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杜註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欲以屬東夷左傳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

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左傳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家語

衛人伐邢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傳

案俞氏臯曰此報復之師也左氏以為天意師興而雨不亦誣哉襄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此會及諸侯盟楚之始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 左傳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孟子

子曰道國皆人[illegible]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說苑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左傳

昔新作南門譏用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胡傳

案春爲不時義同城中丘新作爲改制義見魯人爲長府後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義俱倣此

夏郜子來朝杜註姬姓國鄭樵云南郜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杜註滑姬姓國張氏洽云此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隨與楚盟見左傳桓八年莊四年至是叛楚故伐之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左傳

義見後

會盂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楚稱子始此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繫傳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臣之見始此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作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鄭如楚故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左傳

義見莊十年荆
敗蔡師于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左傳

案襄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執滕用鄫以失人心爲楚所執今
乃不量力而鬭以僥倖于萬一衆敗身夷不亦宜乎其說

良允餘義
見前會盂

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左傳）

案齊孝忘宋襄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義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左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論語

子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禮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

按杞稱子左傳以為從夷不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為優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是月秦納晉文公二月殺懷公于高梁史皆不書

夏狄伐鄭 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遣頹叔以狄師伐鄭立狄女隗氏為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之穨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明年三月晉侯使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illegible]）使左鄢父告於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左傳）

孔子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禮運）

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坊記

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程端學春秋本義

晉侯夷吾卒晉惠以二十三年九月卒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故書于今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公穀謂滅同姓故名朱子云疑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來逆婦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宋殺其大夫

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左傳

義見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巂弗左作不

義見莊十八年

公追戎於濟西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左傳

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家語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論語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此乞師之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 左傳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公羊傳

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何休公羊註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義見前無 駁論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

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百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左傳）

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劉實崇讓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左傳

案侵曹衛以救宋用先軫報施之謀也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前出亡在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左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左傳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于城濮

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呂氏春秋

孔子曰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韓詩外傳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伯業於是乎盛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傳

與齊桓首止葵丘之會義可參觀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穀梁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曾子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左傳

義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

下穀無齊侯秦與諸侯會皆此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左傳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左傳

案此特筆也故魯史之舊文孔子自言之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義見前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衞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衞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 左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論語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咺歸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杜註晉感侯獳之言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杜註介東夷國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左傳

案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義見莊二十五年

公子友如陳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秦晉之怨始此

介人侵蕭 蕭宋附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左傳

義見隱十年

取鄙取邑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左傳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歟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運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表記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義同杞伯姬來朝其子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

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衞人侵狄

秋衞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左傳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語

案列晉文於齊桓之上見王降而霸霸術亦遞降也此條之義當爲晉侯重耳卒而發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

癸巳葬晉文公

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左傳

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義同公子遂帥師入杞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

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敵師死焉

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云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許貳于楚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終